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一辑

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姆莱特

Romeo and Juliet / Hamlet

〔英〕莎士比亚



中国文联出版社

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姆莱特



王成云 译

世界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京）8551：第202号

（85）京新出证字第104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一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金顺印刷厂印刷

37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8 印张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104-01758-5/I·693

全十二册定价:380 元

目 录

罗密欧与朱丽叶

开场诗	(3)
第一幕	(4)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4)
第二场 同前。街道	(10)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13)
第四场 同前。街道	(15)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18)
开场诗	(23)
第二幕	(24)
第一场 维洛那。凯普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	(24)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25)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30)
第四场 同前。街道	(33)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38)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0)
第三幕	(42)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42)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47)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50)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55)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56)
第四幕		(62)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62)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65)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66)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67)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68)
第五幕		(73)
第一场	曼多亚街道	(73)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75)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坟墓所在的墓地	(76)

哈姆莱特

第一幕		(87)
第一场	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87)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91)
第三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97)
第四场	露台	(100)
第五场	露台另一处	(102)
第二幕		(108)
第一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108)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111)

第三幕	(128)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128)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132)
第三场 城堡中一室	(144)
第四场	(146)
第四幕	(152)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152)
第二场 城堡中另一室	(153)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154)
第四场 丹麦原野	(156)
第五场 厄耳锡诺。城堡中一室	(158)
第六场 城堡中另一室	(164)
第七场 城堡中另一室	(165)
第五幕	(170)
第一场 墓地	(170)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178)

罗密欧与朱丽叶

开场诗

[致辞者上]

在维洛那名城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着几世恩怨的两家名门望族，
又发生了新的争斗，
市民无辜的白手，也被这鲜血玷污。
而一双不幸的恋人啊，
却注定出生在了这两家仇人之中，
他们令人心碎地逝去，
却和解了他们互为仇敌的双亲。
这一段生死缠绵的爱情，
加上那两家父母之间相互的争斗，
让一对无辜善良的恋人死去，
从而诞生了今天的这本戏剧。
有了前面的这几句交代，
便请大家静下心来听我细细地讲。(下)

第一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桑普森和葛雷古利分别拿着盾剑上]

桑普森：喂，葛雷古利，让人家把咱们当做苦力一样对待，咱们绝对不能允许。

葛雷古利：当然了，咱们绝对不能让别人随便欺负。

桑普森：伙计，如果谁把咱们惹急了，咱们就会给他点厉害瞧瞧。

葛雷古利：是这样，但可别被吊起来——我是说吊在绞刑架上。

桑普森：要是我发起火来，我的剑才不管对方是谁呢。

葛雷古利：但你好像从来都不大发火。

桑普森：谁说的，我一看见蒙太古家的狗子，我就忍不住发火。

葛雷古利：有什么好发火的，恐怕你一发火，所干的事只有一件，那便是转身逃走。

桑普森：才不是呢！要是让我见了他们家的狗子，我一定会站住不跑；只要让我见了蒙太古家的男女老少，我一定在墙跟站稳，把他们统统赶到街心的阴沟里面去才罢手。

葛雷古利：哈哈，那你不当中用的笨蛋也不行了，只有不中用的笨蛋才会在墙角缩着呢！

桑普森：说得没错，正是因为女人不中用，才总是被人逼得靠了墙。好吧，那我就把蒙太古家的男人从墙角里拖出来打，把他们的女人逼在墙角里要。

葛雷古利：争斗是我们两家男人们之间的事儿，又跟女人们有什么关系？

桑普森：我才不管呢！我要一面打他们家的男人，一面割掉女人们的头——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魔鬼。

葛雷古利：要把女人们的头割掉吗？

桑普森：不错，正是女人们的头，但到底是哪一个的头就让她们自己去寻思吧。

葛雷古利：要让她们知道怎么寻思就得让她们品尝一下滋味。

桑普森：这很简单，我一挺起来她们就品尝到了。你信不信？我这个家伙还是满厉害的。

葛雷古利：幸好不是鱼；否则，准是一块硬不起来的臭咸鱼。蒙太古家的人过来了，快把你的家伙拔出来。

[亚伯拉罕和鲍尔萨泽上]

桑普森：你要是跟他们吵起来，我就在后面帮你的忙。瞧，我已经把家伙拔出来了。

葛雷古利：什么？你是不是想溜掉？

桑普森：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你放心吧。

葛雷古利：我还真不放心！

桑普森：最好能引得他们先动手，就是到了法官那儿理也在咱们这边。

葛雷古利：我过去对他们翻个白眼，看他们会怎么干。

桑普利：嗯，看看他们有多大胆。我要对他们咬我的大拇指。看看他们怎么能受得了。

亚伯拉罕：你是在对着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桑普森：我在咬我自己的大拇指。

亚伯拉罕：我问你是在对着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桑普森：（对葛雷古利旁白）如果我给以肯定回答，那到了法官那儿算我们有理吗？

葛雷古利：（向桑普森旁白）不，算他们有理。

桑普森：当然不是向你们咬我的大拇指；但我是在咬我的大拇指。

葛雷古利：是不是想找我们的麻烦，你？

亚伯拉罕：找麻烦？没有，怎么会呢！

桑普森：要是你想打架的话，我随时都可以一战；你和我都是各自主子的奴才，难道说你们家主子就比我们家主子强？

亚伯拉罕：比你们家主子强。

桑普森：好。

葛雷古利：（向桑普森旁白）说“我们家主子强”；我们家主子的一个亲戚走过来了。

桑普森：我们家主子强。

亚伯拉罕：放屁。

桑普森：少说废话，拿出你的剑来吧。葛雷古利，记着你的杀手剑。（双方互相争斗）

〔班伏里奥上〕

班伏里奥：快住手，笨蛋！把你们的剑收起来；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将众奴的剑击下）

〔提伯尔特上〕

提伯尔特：干什么？班伏里奥，你在跟这群废物打架吗？快过来，跟我一决雌雄吧。

班伏里奥：我在制止战争。把你的剑收起来，或者将这些人分开。

提伯尔特：一个拔出自己剑的人还在说着什么和平？我对这两个字深恶痛绝，就像我对地狱、对所有蒙太古家的人和你都深恶痛绝一样。看剑吧，你这个胆小鬼！（二人相斗）

〔有很多两家的人都加入了争斗；一群拿着武器的市民也纷纷加入〕

众市民：打！打！打！把凯普莱特与蒙太古都打倒！

〔凯普莱特穿着长袍与夫人同上〕

凯普莱特：干嘛吵得天翻地覆？哎！拿我的长剑来。

凯普莱特夫人：为什么要剑？是拐杖！是拐杖！

凯普莱特：快把剑拿来！蒙太古那老家伙拿着剑来啦；他分明在向我挑衅！

[蒙太古及夫人上]

蒙太古：你这个奸诈的家伙，凯普莱特！——让我去，别拉着我！

蒙太古夫人：你想去跟人吵架，我一步都不会让你走的。

[亲王率众侍从上]

亲王：你们这些没有王法、作乱社会的罪人，你们的刀剑上沾满了邻人的鲜血！——他们竟敢不听我的话？听着！你们这些非人的家伙，为了让你们那充满了怨恨的怒气发泄出来，你们宁可让那赤红的血液从血管里奔腾而出；如果你们对刑法还有所顾忌的话，快快从你们那沾满了血腥的手中将肮脏的凶器扔下，等待你们愤慨的君主的发落。凯普莱特，蒙太古，为了口头上的一句争论，你们已经三次引起了市民的骚乱，让城市中鸡犬不宁，就连那年老的维洛那公民，也不得不用那习于安宁、衰老无力的手拿起旧时的老枪，来分解你们肮脏的打斗。如果以后你们敢再聚众闹事，便得为扰乱治安付出生命代价。凯普莱特，你跟我来；蒙太古，下午到自由村的审判厅，来听我对这宗案件的审判。别的人都给我散去，如果谁胆敢逗留，一律处死！（除蒙太古夫妇及班伏里奥外，都下）

蒙太古：我的侄儿，告诉我，他们动手的时候你可在场？是哪个人又把一场宿怨变成了新的战乱？

班伏里奥：那时我还没到，您的对头的仆人已经跟您家的仆人打得不可开交了。我拔出剑来想分开他们，那个性格暴躁的提伯尔特拿剑赶来，一边口出狂言一边用剑在自己头顶挥来挥去，发出嗖嗖的响声，像风儿在讥笑他的装模作样。当大家打成一团的时候，人越来越多，帮哪边的都有，闹成一团糟，直到亲王将两边的人分开。

蒙太古夫人：你今天可见过罗密欧？他没参加这场吵闹太让我高兴了。

班伏里奥：伯母，当可敬的太阳还未从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它尊贵的容颜之前，我由于心情烦闷来到郊外散步，看见罗密欧兄弟一早便像一匹小马驹一样在城西的一片枫树下来回走动。他一见我向他走去，便走向树林深处躲了起来。我由于自己也是心情落寞，觉得自己的存在都没什么意思，所以将心比心，以为他亦如此，便不再去找他，彼此错开了。

蒙太古：无数个清晨，都有人看见他在那儿把眼泪流成清早的露水，将长叹绘作空中的云霞；但我那忧心忡忡的儿子，却总是在给予万物生命的太阳在天边将黎明女神床上那暗色的帐幕揭开之前，便逃离光明，逃回了家中，并用拉紧的房门和紧锁的窗子将阳光隔离，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人工的黑暗。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不知谁的金石玉言可以将他的烦恼解除。

班伏里奥：敬爱的伯父，您可知兄弟那烦恼的源头所在？

蒙太古：我不知如何才能让他开口告诉我。

班伏里奥：您可曾试着问过他？

蒙太古：不仅是我，许多其他的朋友都曾询问过他，但他却守口如瓶，任何人都无法打探得出，就像一朵还未在风中尽情舒展它的身躯的蓓蕾一样，还未把它的娇艳展现出来，便让心胸狭窄的蛀虫咬了一口。如果我们可以知晓他苦闷的源头，我们便是费尽心机，也要找到治疗他的办法。

班伏里奥：罗密欧兄弟过来了。你先在一边站一下，让我来问他到底有什么伤心事。

蒙太古：如果他能够把真相吐露给你，那真是太好了。夫人，让我们走吧。（蒙太古夫妇同下）

[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兄弟，早安。

罗密欧：难道天还早吗？

班伏里奥：九点钟刚刚敲过。

罗密欧：是啊！在悲伤里时间的流逝总是如此地漫长。刚才那个匆忙走过的人，不正是我的父亲吗？

班伏里奥：没错。罗密欧，是何种悲哀让你的时间这样漫长？

罗密欧：是由于让时间变短的东西我没有拥有。

班伏里奥：你可是已被爱情的网所捕捉？

罗密欧：我被恋爱的墙所阻挡，因为我无法得到梦中人的芳心。

班伏里奥：真不知为何外表如此柔美的爱神，内心却如此残暴！

罗密欧：是啊！爱神虽然蒙着眼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占据人们的心灵！我们在何处吃饭？啊！又有人在这里争斗过了？但没必要

告诉我，我早已知晓。这肯定是怨恨播下的种子，但它的力量，却比不过爱情的万一。啊，争争吵吵的爱情，亲亲爱爱的怨恨！啊，这没有根基的世界！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无序，灌铅的飞羽，光明的迷雾，冰冻的火焰，衰弱的健康，永远清醒的安眠，否定的存在！这便是我所感受到的爱情，但我却十分讨厌。你会觉得我可笑吗？

班伏里奥：当然不会，我却有想哭的感觉。

罗密欧：好人，为什么呢？

班伏里奥：只因看到有如此的痛苦在折磨你敏感善良的心。

罗密欧：爱情的荒诞正在于此，我的心头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悲伤，你对我的同情，只不过使我多重的悲伤再多一层。爱情是那阵叹息吹起的烟，它净化的火星在恋人的眼中，它激起的波涛是恋人的眼泪；爱情又是至高无上聪慧的痴狂、含泪未哭的苦涩和那永吃不到的蜜糖。再见吧，好人。

班伏里奥：等一下，让我与你同去吧！如果你就如此抛下我，便实在让我脸上无光。

罗密欧：我早已找不到自己。这儿的人不是罗密欧，他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班伏里奥：兄弟，让我知道吧，到底哪个女孩是你的所爱？

罗密欧：怎么！你竟让我在这样痛苦呻吟中说出她的名字？

班伏里奥：不！没有所谓的痛苦呻吟！我只不过让你说出她的名字。

罗密欧：让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一本正经地立他的遗嘱。对于一个病情如此的人，没有什么让他的心更加悲痛了。告诉你吧，我爱上了一个女人。

班伏里奥：果然被我猜中！你是在恋爱之中！

罗密欧：你这位射手真的是每发必中！我深爱着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

班伏里奥：亲爱的兄弟，要想射得准，目标必须好。

罗密欧：不，这一箭你却没有射中。她的心就连丘比特的金箭也无法射中；她像圣洁的狄安娜女神，牢牢守护着她坚韧无比的贞操，

不被爱情幼嫩的弓尖损害；她拒绝情意绵绵的词句的包围，拒绝咄咄逼人的眼神的进攻，更拒绝那无人不为之动心的黄金的诱惑。天哪！她拥有着美貌这一巨大的财富，但她死之后，多么出众的美丽也只能化作一抔黄土。

班伏里奥：她是否业已发誓，将终生坚守自己的贞洁不再嫁人了呢？

罗密欧：她的确定下了这样的誓言。她让美丽经受着无情岁月的冲洗，渐渐老去。她是那么美丽、聪颖的一个人儿，却不愿给我她的美丽，让我经受着终日的伤痛。她已经发誓不会接受爱情，这让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

班伏里奥：不要再想她了，这是我的忠告。

罗密欧：请你告诉我一个将她忘记的办法吧。

班伏里奥：放逐你明亮的眼睛，去追寻更多的世间美人吧。

罗密欧：那只会使我更加觉得她的美丽出众。我羡慕那些蒙在她娇美容颜上的面罩，它们的黑色常让我想起那下面的脸庞那惊人的美丽。一个突然失明的人是永不会忘记在他记忆深处那美丽的情影的。让我去看另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只会让我记起世上还有一个人的美更甚于她。再见吧，兄弟，你也不知如何让我遗忘。

班伏里奥：我会尽全力去证明我所说的正确，否则我即使死掉也不会闭上双眼。（各自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凯普莱特、巴里斯及仆人上]

凯普莱特：蒙太古和我一样都有着责任；我觉得对我们这样年事已高的人来说，想维持和平还是不算太难。

巴里斯：像你们这两家如此名高势众的大家族却结下如此难解的怨恨，这实在不是一件幸事。但是老人家，不知您对于我求婚一事有何看法？

凯普莱特：我不是早就向您表达过我的想法了吗？我女儿今年

十四岁都不到，根本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孩；要说到她的婚事，那至少要等两年之后。

巴里斯：但有许多年少于她的人，都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

凯普莱特：成熟早的果树凋零必定亦早，除了我女儿之外，在这世上我已无任何牵挂。可是纯朴的巴里斯，尽管向她去表达爱意吧；只要她应允，我自不会反对。今天夜里，我会像往常一样举行一场宴会，请您也一起赴宴吧，因为我将邀请包括您在内的众多亲友。您今晚将在敝舍中看到翩然下降的灿烂的群星，把黑暗的夜空照亮；在花瓣一样妩媚的姑娘之间，您可以感受到青春蓬勃的朝气，如追随着残冬的足迹来到人间的美丽的四月，把跳动的欢乐装满年轻人的内心一般。您也可以耳听燕语莺声，眼看姹紫嫣红，从包括我女儿在内的众多漂亮姑娘中选出自己的最爱。走，跟我来。（给仆人一纸）到维洛那全城去通报所有名字在此上的人，向他们发出我的邀请。（凯普莱特、巴里斯齐下）

仆人：去通知名字在这单子上的人！常言道，裁缝的针线，鞋匠的钉锤，画师的笔和渔夫们的网，每人都有自己的差使；可我们的老爷却让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仆人去按所写的名字找人。我必须找个识字的人。哈，说谁谁到。

〔班伏里奥和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听着，旧的火焰能够被新的火焰代替，小的痛楚会因大的痛楚减灭；在昏头转向之时，可以倒转几圈；而无论多么无助的忧伤，也能够用其它的烦恼来将之赶跑。想使你的顽症消失，就为你的眼睛找一个崭新的诱惑吧。

罗密欧：这个药方只能够医治——

班伏里奥：什么？

罗密欧：你大腿骨上的摔伤。

班伏里奥：你发疯了吗，罗密欧？

罗密欧：我仍旧清醒，但我却不如疯人自由；我被紧关在牢房里，忍受着鞭打和酷刑的痛楚——晚安，好朋友！

仆人：晚安！不知您可识得字？

罗密欧：识得，这是我仅存的一丝慰藉。